

〔南朝宋〕劉峻著
羅國威校注

劉孝標集校注



〔南朝梁〕劉峻著
羅國威校注

劉孝標集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劉孝標集校注

〔南朝梁〕劉峻著

羅國威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插頁 2 印張 6.25 字數 112,000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1—4,000

ISBN·7—5325—0465—4

I·268 定價：2.20元

前言

劉峻(四六二——五二一)，字孝標，以字行，平原(今山東淄博)人，梁代著名的學者和駢文家。他一生經歷了宋齊梁三個朝代。幼年時曾陷身北魏爲奴，爲生活所迫，十一歲出家做過和尚。他年輕時求學勤奮刻苦，常燎麻炬夜讀，從夕達旦。齊永明四年逃還江南，長期不遇，過了八九年才當上了豫州府刑獄。梁武帝登基後，他已四十開外，被詔典校秘書。但是由於他爲人正直，率性而動，在武帝前不能曲意逢迎，遂爲武帝所憎惡，被抑而不用。後來遷荊州做了幾年戶曹參軍，於知命之年棄官歸隱，到金華山中聚徒講學，直到離開人世。孝標聞見博洽，才華出衆，却憾軻一世，鬱鬱以終。他的生活道路決定了他的思想和寫作。在「儒鈍殊常，競學浮疎」(蕭綱與湘東王書)的齊梁時代，他的駢文格調清新，文筆潑辣，使人耳目一新。他運用手中的筆，抒發了長期受壓抑受排斥受打擊的無比憤懣，揭露和鞭撻了種種社會弊端。各式小人，在他筆下一個個醜態畢露；駢文的造詣，在他手中也已鑪火純青。然而，這位作家，生前寂寞，

身後也比較寂寞。整理和出版劉孝標的作品，是很有意義的事。

一

孝標長期生活在社會下層，他與人民大眾一樣受着統治階級的壓迫。他的思想感情與人民是相通的。他的遭遇，決定了他的作品與那班幫閑文人不同。可惜他的作品留存下來的很少，隋書經籍志尙著錄有六卷，而今能蒐集到者，僅文十二篇，詩四首。就其思想內容而言，這有數的十幾篇作品大致可分爲發抒不平、針砭時弊、讚美高士和以文言志四類。

載於文選的辯論論，題名下李善注云：「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庭，冒履艱危，僅至江左。負才矜地，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遼巡十稔，而榮慚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這段話，揭示了孝標著論的寫作動機。孝標認爲，人間世的一切都爲命運所主宰（這裏有着消極的宿命論思想），而命運，又有自然的和人爲的兩種。所謂自然的，就是在社會和自然界的疾變之中，個人之力根本無法抗拒的，例如：

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郡，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

火炎亂嶽，礫石與瓊瑤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海、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

滄桑變遷，戰爭殺伐，這些社會和自然界的災難，使遭難者無論賢愚，概不能免。所謂人爲的，則在於個人的際遇。古往今來，君臣之間的關係如「虎嘯風馳，龍興雲屬」。因此，「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賢君用賢臣，昏君用奸臣。於是，便出現了下列情形：「文公隳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采芣。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伍員浮尸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穴。」歷史上的這許多賢哲，都遭厄運，其原因在於生不逢時，昏君亂世。梁武帝蕭衍在孝標撰辯命論的天監八年還一再下詔求賢：「其有能通一經始末無倦者，策實之後，選可量加敘錄。雖復牛監羊肆，寒品後門，並隨才試吏，勿有遺隔。」（梁書武帝紀）蕭衍此舉，不過想表明他是一個當政時野無遺賢的明君。孝標的遭遇，却證明事實上並非如此。辯命論的矛頭所指，不言而喻。因此，我們既不能忽視辯命論中宿命論思想對後世的消極影響，也不可低估辯命論在當時的積極作用。

任昉是梁代有名文學之士，且爲官清廉，政績卓著，生前多獎進士友，可是一旦死後，因素無蓄積，家業蕭條，子姪漂流，竟無人收恤，孝標有感於世態之炎涼，人情之澆薄，於是憤而作廣

絕交論，以譏刺當世。他主張絕交，是由於古來那種「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的「素交」已爲「利交」所取代。何謂「利交」？就是勢利之交。孝標經過細緻的觀察分析，指出「利交」的表現形式有五種：一曰勢交，二曰賄交，三曰談交，四曰窮交，五曰量交。這種「交誼」，完全建立在權勢、金錢等利害得失的基礎上。孝標極寫「五交」，意在揭露，意在使整個社會都認識到這種「交誼」的可憎可鄙。不僅如此，進而又指出其對社會的危害：「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興，二釁也；名陷譽喪，貞介所羞，三釁也。」把魏晉以來門閥制度造就的種種弊病暴露得淋漓盡致。文章最後點出主旨：

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霜銀黃，夙昭民譽。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軒擊轡，坐客恆滿。陪其闈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坂……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練帳滄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郗成分宅之德！

在揭露鞭撻時弊的同時，孝標的立場、態度、思想、人格，也都鮮明地反映了出來。

孝標的交游比較廣。他的十二篇遺文，書信就佔了一半。他的交游，無貴無賤，無長無少。

他特別尊崇那些不與時俗同流合污的高人韻士。僧人中不乏賢才，法師惠舉就是一個。孝標與舉法師書對惠舉的學問極力推崇：「至於馳騫經圃，翺翔書圃，極龍宮之妙典，殫石室之鴻記。」對舉法師的文章大加贊美：「爵頌息明珠之譽，長門濫黃金之賞。」賈逵的神雀頌，司馬相如的長門賦，比之舉法師佳作也當相形見絀。但「越民非鬻冠之所，齊國豈奏韶之地」，舉法師也是個與當時社會格格不入之人，因而其文和孝標大部分作品一樣，後來也都淹沒不傳了。

孝標其他幾封書信，大抵也如此。他給年青人何炯寫信，稱揚不願爲官、掛檄於樹而逃的族孫劉訐「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與何炯書）；讚美另一個隱居求志、遨遊林澤的族孫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同上）。友人宋元思與時俗「方鑿圓柄，鉏鋤難從」（與宋玉山元思書），孝標方之以「雅曲」、「名驥」，對其高風亮節讚美備至，爲其不見容於當世而鳴不平，並以古代高士羊仲、求仲、疏廣、疏受、漁父、要離喻之而願與共勉。

孝標五十歲以前積極用世，當他一再受排斥遭打擊之後，對統治集團開始有了認識，然而對於腐敗的政治他又無能爲力，只好以消極的方式與黑暗的現實作對抗，他於是「嘯歌棄城市，歸來務耕織」（始居山營室詩），到金華山過起與世無爭的隱逸生活來。山栖志是他退隱時期生活思想的反映，是他的言志之作。在這篇優美的駢文中，對金華山四時美景的鋪寫，表現了他

對大自然和淳朴的農家生活的熱愛。山栖志末這樣寫道：

歲始年季，農隙時閑，濁醪初醞，清醴新熟。則田家有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罇置爵。酒酣耳熱，屢舞謹嚶。晨論箱庾，高談穀稼。嘯嘯謳歌，舉杯相挹。人生樂耳，此歡豈譬？若夫蠶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爲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盪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豈與嵇生齒劍，揚子擊關，較其優劣者哉？

金華山中，沒有金張之館，許史之廬。沒有「五交」，更沒有「三釁」。在那裏，孝標是比較自在愉快的。讀其志，想其人，千載之下，我們仿佛看到了作者恬淡的笑容。然而，可以覺察，在這笑容之中還是蘊含着「霑濡霧露」果遭打擊後的不平和無可奈何。

二

孝標才識，博大精深。據隋志著錄，他著有漢書注一百四十卷，還編撰過類苑一百二十卷，可惜都已經亡佚。流傳至今的有世說新語注和陸機演連珠注。以世說新語注而論，徵引繁博，考訂精密，爲後世注書之圭臬（說見高似孫《緯略》）。在駢文創作上，他的藝術技巧也十分圓熟，其特色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以作「文」之法寫「筆」。當時的文體，有着嚴格的「文」「筆」之分。「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心雕龍總術）「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慧，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蕩。」（金樓子立言）

孝標存世的十二篇文，屬於「筆」的範疇，然而，却已辭賦化了，變成了「文」。何謂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文心雕龍詮賦）所謂鋪采摛文，就是排比鋪張。這一手法的運用，在孝標作品中隨處可見，在辯命論、廣絕交論和山栖志中尤其突出。比如廣絕交論中寫「勢交」一段：

若其龍鈞、石、權、梁、寶、雕刻百工，鑿垂萬物，吐漱與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塵其燥灼，靡不望影星奔，齶響川驚。樂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且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靡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

這段文字，是一幅彩色斑斕的世態畫，也是一篇鋪采摛文的「勢交」賦，維妙維肖地畫出了勢利之徒趨奉鑽謀的醜惡嘴臉，揭露了他們的卑劣行徑。

作辭賦須講究裁對、逮事、敷藻、調聲，孝標之文，此四者都色色精工。四者之中裁對是關鍵。而裁對又以「言對為易，事對為難」，「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文心雕龍麗辭）。孝標的駢

文，以事對為主，於難中見易。信手拈來，都是佳對：「甘踰萍實，冷亞冰壺」(送橘啓)；「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重答劉秣陵沼書)；「習匡鼎之說詩，騁揚雲之雕篆」(與宋玉山元思書)；「纂兩仲之微迹，襲二疏之風流」(同上)；「越民非鬻冠之所，齊國豈奏韶之地」(與舉法師書)；「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廣絕交論)；「姬公擬負圖之容，孔父眇棲邊之迹」(相經序)；「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山栖志)等等。他真正做到了「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文心雕龍事類)。

孝標駢文的另一特色，是善於持論析理。辯命論和廣絕交論，雖然是辭賦化了的駢文，但它們本身就是論，有論點有論據，而且說理透辟。辯命論一開始提出論點：人之命是「定於冥兆，終然不變」的，然後，列舉了大量歷史上的和現實社會中的人和事以證實之。進而，又指出了言而非命者的六蔽，從反面論證，把道理闡述得明明白白。廣絕交論的論證方法又不同。文章開始作者指出，由於世風日下，古來君子之間的那種「素交」已爲「利交」所取代。極寫「五交」後，落筆到任昉。任昉在世時，到溉兄弟之流，萃「五交」於任昉一身。任昉一死，門庭冷落，子姪漂流，無人存問。由此，作者才得出結論：在淳風喪盡的時代，人間世的一切交誼都當攢絕，文章在最後才提出論點來。辯命論用演繹推理，廣絕交論用歸納推理，論證方法雖不同，然都

不失爲佳作。

孝標駢文的又一特色是感染力強。齊梁時期的文章，大都矯揉造作，很少真實的情感。孝標不同，行文時，筆端飽蘸着感情。重答劉秣陵沼書末尾，一口氣連用了五個典故，發抒了他對亡友的深切懷念：「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真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孝標的自序，更是直抒胸懷，催人淚下：

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轉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歡，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大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之殘憲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

滿腹牢騷，躍然紙上。三同四異之比，引起後世多少失意之士的強烈共鳴。唐劉知幾作史通，其自敘比於揚子雲者有四。清汪中作自序（述學補遺），比之孝標，有四同五異。江藩作漢學

師承記述及汪中，又以自己相比：

嗟乎！劉子之遇，酷於徹通，容甫之阨，甚於孝標。以藩試之，豈知九淵之下，尙有重泉，食荼之甘，勝於嘗膽者哉！

於此，可見孝標自序對後世的巨大影響。廣絕交論結尾，作者憤世嫉俗之情更是達到了頂點：
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嶮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
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傲傲然絕其霧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在「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李諤上隋高祖 革文華書）的齊梁文苑之中，孝標的駢文，如盛開的芙蓉，出污泥而不染，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三

現在奉獻給讀者的這本書，乃一輯錄本。各篇出處及用以比勘之本各不相同，分別於各篇頭條注文中標明，此不一一臚列。書名從隋志所著錄的劉孝標集，而附以「校注」二字。仿漢唐人注書舊例，融校注爲一體，一條之中，注文在前，校語在後。採自文選之三篇，酌採李善舊注而注明之，其餘均另行新注。

本書附錄內容有三，孝標有世說新語注及陸機五十首演連珠注。前者別爲一書，不在此編之列。後者今收入是編，並略作箋疏，是爲附錄一。檢楊慎哲匠金粹、謝華啓秀等書，輯得孝標佚文數條，爲其不見於他書，無從考辨，姑綴於書後，是爲附錄二。另外，梁書劉峻傳，拙作書梁書劉峻傳後，和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劉戶曹集題辭這三篇記載和考證孝標生平事蹟的文字，亦予收入，是爲附錄三。

本書在成書過程中，得到過四川師範學院湯炳正先生、王仲鏞先生的指教，上海古籍出版社王維堤先生更是給予大力的支持和幫助，謹在此一併致謝。囿於本人的水平和能力，書中疏漏和謬誤在所難免，歡迎讀者批評指正。

羅國威

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一日

劉孝標集校注目次

前言……………一

與何炯書……………一

與宋玉山元思書……………三

與舉法師書……………九

答郭峙書……………一七

答劉之遴借類苑書……………一九

重答劉秣陵沼書……………二三

志

山栖志……………二七

啓

送橘啓.....五二

論

辯命論.....五三

廣絕交論.....九二

序

相經序.....三二

自序.....二七

詩

登郁洲山望海.....一三三

出塞.....一三五

始居山營室.....一三七

江州還入石頭.....一三九

附錄一

演連珠注……………一四三

附錄二

劉孝標集佚句輯存……………一七三

附錄三

梁書劉峻傳……………一七四

書梁書劉峻傳後……………一七五

劉戶曹集題辭……………一八一